

散文

梨花是一片云彩

■蒋建伟



很久很久，就艳羨有梨树的人家，踮起脚往墙里看，梨花是一片云彩。也只有那么一刻，仿佛才是一丝丝从碧绿世界小跑出来的白，浅浅的香香的白，“哧溜”，钻进你的小嘴里、肚子里，根本来不及咽，小时候一闪而过了。

美的东西总是让人们牢牢地记着，如果它再变成能够吃的东西，那样就会让人记一辈子的。梨树就是让人记一辈子的

树。吃梨儿的秋天，是可以忘记梨花飘雪的春天、沉甸甸的夏天、不动声色的冬天的，感觉秋天都是甜的。我们倚着一棵高大的树，小口地咀嚼片刻的快乐，赶走饥饿，一整天可以变得无限漫长。遗憾的是，乡村的梨树毕竟有限，一家刚刚分到两三个线穗子梨、歪嘴儿梨，北风呼啸的冬天就早早来了，一声接一声地刮，一年连着下一年。这日子我记不清是如何熬过

来的，就感觉，吃梨儿成了我们一年的盼头：一个切成几块，一个人一块，小心翼翼地咀嚼。那种甜，掺杂了腊月的冷和正月的喜气，还有一张张拼命解冻的笑脸。点点滴滴的老镜头，老是这样挥之不去，无论你有那么老，它们准能拐弯抹角地找到你。

岁月里的那个下午，我从镇中学走路回家，走了四五里土路，到了一个村口，我停在一棵正在开花的大树下望望前头，想想，还有十来里的路呢，就“唉”了一声。树听见了，也“唉”了一声，也就是树上所有的花儿都“唉”了一声，可爱极了，傻极了，一下子把我给逗笑了。突然而来的一阵风，吹下来绒毛似的花瓣，扑簌簌地落在我的布鞋面上，瞬间，暗香弥漫。这么美的花儿，在春意乍寒的下午丝毫不怕冷，像在鼓励我往前走。一起笑起来的它们，和我多么亲啊！

我不知道它们是平原上的梨花，是最白的、最香的一种花。过了多少年，看了华北平原上的百年梨园，还有秦岭大山中那么多的野梨树之后，吃过了酥梨、雪梨、山梨、冻梨、大鸭梨、赵州梨、砀山梨、库尔勒雪梨，我才后悔，当时为何没有看清它们的模样？一个一个，最美的灵魂们，从天上曼舞着，来告诉我们春天的秘密，这个人间最为幸福的一刻。

“梨花是一片云彩，我也是一片云彩。”我这样走着，走走想想，自己果然就变成了云。

小说

剪枝

■相裕亭

万局长喜欢养花弄草。

刚到机关来的许泗，负责万局长的室内卫生。每天清晨，他要赶在万局长上班之前先到办公室，首先是打开室内的空调，再就是擦桌子、拖地，然后整理万局长案头上头一天批阅过的文件和随手翻阅过的报刊、杂志。案头上收拾完了，他还侍弄一下万局长室内的花草，简单地浇浇水，寻找一下发黄变枯的花叶，顺手将其拽掉。时而，还要给花草松松土，施上一点氮、磷、钾。

刚开始，许泗不太会侍弄那些花花草草。但他看着万局长侍弄过几回之后，就晓得怎样浇水、施肥了。年轻人，脑子活，善于学习钻研，是好事情。

一日，许泗发现万局长案头的那盆文竹里猛然间窜出了一个粗壮的嫩芽，而且，仅仅几天的工夫，那个嫩芽就以威武雄壮的态势翘首在枝蔓中。惊喜之中，许泗别出心裁地为其美名——后来者居上。

万局长第一次听许泗那样说，微微笑着，伏下身来看看，似乎也有许泗那种感悟。

但是，万局长只是笑笑，随手就将那根嫩嫩的枝蔓引进密密匝匝的枝丛中。万局长可能怕那个新枝太嫩，别在摇晃中折断了。

万局长案头的那盆文竹，已经养了好多年了，花盆的四周如同篱笆墙一样，被万局长插上了好多高低不一的竹枝子，且盘上绳索，引着那些碧绿的枝蔓向空中发展。唯有那根新窜出来的嫩枝条依附着陈年的枝蔓窜上来以后，还没来得及长胡须，整天在空中摇摇荡荡，不着边际。

许泗呢，自从发现了那盆文竹中的新枝蔓，如同航海家在浩瀚的太平洋里发现

了新大陆似的，每天格外关注它。其间，逢有客人到万局长办公室里观赏花草，他都得意地用“后来者居上”来赞美那根新枝。

客人们听了，咂咂嘴，感觉还真那么回事。许泗更加得意了！几乎是每逢来人，他都那么说。

这一来，弄得万局长不高兴了。

许泗哪里知道，万局长坐在局长的位置上已经很多年了。其间，有几位“冒尖”的副职都被他以种种理由给挤走了。对此，局里早有传闻，说他万局长是武大郎开店——容不得高人。

许泗初来乍到，他哪里懂得万局长的心思呢！

所以，许泗老是在万局面前说“后来

者居上”，万局长就显得不高兴了。难道你许泗年纪轻轻的，要顶替他局长的位置，还是想撮合局里年轻副职来顶替他？真是不知好歹。所以，万局长很讨厌许泗那样说来说去的。

这一天，又有一拨人来万局长屋里赞美花草，许泗重蹈覆辙，又说什么“后来者居上”，引得大家一阵嘻笑。

然而，许泗没有料到，这一回，万局长真的生气了，他在客人们离去之后，忽而冷下脸来，不声不响地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剪刀，找准那根新枝的位置，“咔嚓”一剪刀，从其根部将那根新枝给剪下来了。

之后，万局长当着许泗的面儿，将那根新枝用剪刀一节一节地剪断，且愤愤然地扔进旁边纸篓时，还恶狠狠地嘀咕了一句：“太张牙舞爪啦！”

站在一旁的许泗，愣怔了半天，不知不觉，他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密密的冷汗。

诗歌

立秋记事

■桂子

立秋

一个季节立起来
另一个季节，就会矮下去
此消彼长之际
天越来越高，云越来越轻
大地日益丰硕，日益饱满
知了的声音却越来越弱

此消彼长之际
总有一些东西，一些事
明滋暗生，乘虚而入
比如“鲁甸地震”，这几天
深居内陆的我，在纸上
经历了一场生死劫掠

雨一停 知了就拼命地叫起来

知了也知道
再不叫，就没有多少机会叫了
刚下的雨，已是秋雨
再下的雨，还是秋雨
一场秋雨一场凉
属于它的季节就要收场
它不停地叫，拼命地叫
对着全世界不耐烦地声嘶力竭：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如果此时坐在河边

如果此时坐在河边
而不是在家里，在窗前
就可以看到流水
怎样从夏流到秋
怎样从流速、水色、波纹、浪花、
倒影

配合着今天这个节气
而与昨日有所不同
倘若伸出手去，还可以
摸到它新鲜的秋意
以及它在新鲜的秋意里
流泻的欢快与舒畅
至于叹一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那不是我的事情

秋装

风衣、夹克、头巾、牛仔裤
麻雀们，是一样都没有的
它们只把秋天穿在身上

一场秋雨一场凉
虫虫们躲进了泥土里
大雁飞回了南方

麻雀们，不懂鸿鹄之志
也不需要鸿鹄之志
春天来了，守着春天

夏天到了，守着夏天
秋天了，就把秋天穿在身上
守着门前老树上的草巢，飞来飞

去

秋燥

早上一起来，我就大口大口地喝

水

继而，闭上眼睛
将头和脸久久地埋在水盆里

我想我是太干旱了
我想，我是旱得太久太久了
自里而外，需要水分

至于体内曾经的
波涛、旋流、涟漪和小浪花
是什么时候安静下来，并离我远
去的
我已经记不得了

